



杭城元宵 施放烟花有记

十万烟花照夜空，久违胜事又重逢。
轻车快马争相挤，旧友新朋堵路中。
悬月朦胧春水绿，流光潋滟满江红。
回家更饮团圆酒，但愿疫情从此终。

咏梅

寒梅楚楚开，
信是报春来。
一朵争先发，
百花恐后催。
芬香自雪海，
清气入瑶台。
何故群芳妒，
只因好口碑。

陈加元

西溪探梅

前些时间经过草地，明显有了一抹绿意。梅花此时应该开了吧，年前已经去探过一次，是文二路北门福堤并行的那条路，确实有几棵红梅开了漂亮的几朵。当时我专心看蜜蜂旁若无人地围绕，游人一波接一波，他们也在驻足。

现在，是不是西溪的梅花已经开了？是不是游人如织？是不是再不去就会错过？以前也去植物园，相比这里方便，于是欣然出门。

西溪湿地到处都是树，树上有爬得高高、常年不落叶的藤。竹林也不少，笋还冒出来，船靠岸安静地停着。最为丰沛发达的是水系，左一湾右一滩，弯弯连接，滩滩相通。没有一点漂浮的杂质，那么干净明亮，清晰得可见水生物的根部与新长出来的嫩叶，以及对面的树和行人的倒影。

对花草有感情，跟小时候家里果树花卉多有关。我们家有各类品种的梅树，树大，风一吹满地粉白。年年正月

来探梅，有时梅花正旺，一株株三五步间隔，一派繁荣；有时来早了，花朵还在含苞孕育。今天换到文三路这边的绿堤，梅花开的还是不多，靠文二路浮桥附近，地势开阔，有一棵带头先开，十分惊喜。

记得去年是元宵节后冒雪访梅，也是一路绿堤向西去河渚街，比今年的梅花要多。有一棵高大的绿萼，清俊傲然在雨雪中，自然地斜过来，动静有致。一树爆米花般的腊梅，耀眼得很，也馥郁得很，我徘徊很久。此刻这满天星的“爆米花”，吸引众人凑过去，近距离地打量和端详。一年不见，我们似老朋友般亲切，连取景的角度都熟知。

近万的运动步数，与许多探梅人群一起，穿梭西溪东北一角的纵横阡陌。再过些天，去西溪梅墅，那时春风拂面，祥云满天，水路陆路皆诗意。一睹江梅、宫粉、玉蝶、绿萼等芳容，不醉不归。

丹淡

立春是大地萌动的开始

我们把立春当为岁首，那是新的一个轮回的开启标志。这是一个万物蓬勃发展的开始，也是又一个春的回归。

这是一个逐渐萌发的季节，草木透露出了本来的颜色，一点点绿色从脚下的地表处探出了头。寒风依然阻挡不了他们伸直腰杆，在一场欢乐的春的交响曲中，悄然走遍中国大地。

风也是轻柔的，在人们的脸上写下温柔两字，在风的涌动中，山川点染着绿的颜色，一片生机盎然写在大地上。风在天空中滑动的每一笔痕迹，都是对新的开始的期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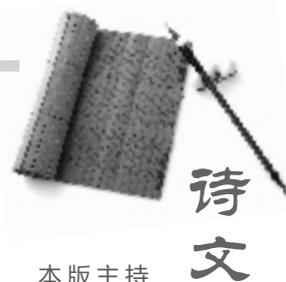
河水放肆起来，不安的心情从冬天的平静变得蠢蠢欲动。寂寞不是它本来的面目，在宽阔的河床里，在稳重的堤岸旁，它还是轻轻地流动着。河里的

水草不经意间晃动着稚嫩的臂膀，一点点春的颜色有了发展的生机。

山的颜色变得更加立体起来，从一点一滴的点缀到成片相连的模样，我们眼前一晃而过，庞大的身躯逐渐焕发了更加青春的活力。抖落了一冬的风尘，只有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里，才把自己展现在人们面前。

立春是大地萌动的开始。返浆后的土壤开始逐渐松动，变得那么轻柔，从冰冷变成温软的感觉，只有你的脚踏上去，才能感受到。时不时地悸动，把一个活泼的开始演绎得那么传奇。

不知名的小草小花把这个时节点缀，返青的麦苗透露出馨香，勤劳的农人走进大地的深处，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自己的手中开创出来。王振策



诗 文

本版主持
张文利

谈笑在诗文，往来有良朋。以文会友，不在于水平高低，只要你爱写作，就加入我们吧。

请扫描二维码，加管理员为好友后，发送“诗文”两字，加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这个大家庭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，将获相应积分，今后可兑换俱乐部福利。



补丁之美

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每当念到这样的句子，我的思绪一下就回到数十年前。

记得念小学时，我与台门里的小伙伴们一样，身上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们的旧衣裳。那时，母亲除了纳鞋底、做鞋壳，手头最多的活就是为全家人缝补衣裳。

那时的小孩子整天都在泥地里跑，衣服裤子常常破口子，双肘、膝盖处是最容易破损的地方。因我在家里排行最小，身上的衣服大都是改了又改，接了又接，补了又补。母亲因白天忙于家务，缝补衣裳大多在晚上。这时，我们都上床入睡，母亲便端出装有针线、顶针、剪刀、纽扣的针线筐，借着昏暗的灯光开始为一家人缝缝补补。

母亲的针线活在台门里很出挑，我儿时就很爱看母亲做针线活。棉线在她指尖流过，如蝴蝶飞舞，又似蜻蜓点水，那么专注、仔细、熟练。母亲挥动着灵巧的手指，银针纱线穿过面料，忽而飞出，龙飞凤舞，缠缠绵绵，不一会，就把该补的地方缝上了。有时候，她一边做针线，一边给我讲打补丁的几种技巧，我虽是个男孩，在耳濡目染下也学会了几种。

母亲的补丁之美，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，这种勤俭节约的美德，在部队也派上了用场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在舟山当兵时，部队有个光荣传统就是每个军人都发给一个针线包。要说记忆最深的，有一年在坑道里搬运石块，不是手拉就是肩扛，磨破施工服是常有的事，特别是衣领、肩膀部位，磨损最为厉害。好在幼小时母亲教会了针线活，所以无论是补衣领，还是肩膀打补丁，我都能补得很平直、妥帖，而且针脚长短一致。有时，战友看我补衣裳时，银针不由自主地往头发擦一擦，笑我这是什么动作。我回答这是“上油”，针在头发上这么一擦，穿过比较艰涩的补丁时就特别顺滑。这一动作，被其他战友效仿，都说好使。

这些事虽然过去了许多年，但每当我挑灯夜读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母亲在昏暗油灯下低头专注缝补衣服的场景，也会情不自禁想起在部队缝补衣服的点滴往事。董柏云

颂立春

天行有常今立春，
廿四节气又一循。
风尚料峭天犹寒，
苗未分蘖花难寻。
汽笛声声江上轮，
炊烟袅袅山中村。
东风从此无休闲，
塞北江南勤耕耘。

陶经建

情系东钱湖

宁波东钱湖，
绿水映青山。
长堤巧静卧，
烟波分北南。
湖心八景秀，
岸边四翠环。
薄雾笼罩柔，
尽情拥福来。

印振林

春意

春风缓缓带喜飞，
江边柳丝拂翠微。
蜂蝶展翅舞翩跹，
笔剑百花雅韵晖。

谢安芬